

32658

:9



此傳比蘓秦傳
更覺精峭似出
秦史筆蘓詞則
流動便利是戰
國策本色 文潔

舌在是一篇骨
子允寧

史記鈔卷之四十一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亾壁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音釋醉之其妻曰嘻子母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描寫蘇秦激怒
張儀西入秦處
極工

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
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
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
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
誠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
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
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
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又據八一層自以爲故人求益反
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

何等描寫

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
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
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
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
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
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
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
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
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

案 纒了蕪秦一段

直作巴謂巴
入自相攻擊
伐蜀一節不必
入張儀傳 文恪

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豈。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氣盈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吾顧且盜而城。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

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

孔明之定滇南
諸夷而後謀伐
魏即此意君諫

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鎔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

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亾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疆。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

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

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晉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

而股譏害則以
利收談利則以
害收且有步驟
文潔

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母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亾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

昔人謂眉山蘇
氏兄弟文字由
戰國縱橫中來
今驗之當是

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

楚世家亦載此事此比較詳彼暢此勁各自佳
文潔

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輕折軸。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

按秦說六國自是實事。儀全是欺詐。反覆觀其說楚可知也。
丙仲

女。長爲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

陳軫之計又出儀之右。用脩

以數語而利害
明盡極矯健
文潔

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詐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

軫意非真欲賂
秦只是極言攻
秦之非計觀不
如反以及尚可
字自見 文潔

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遷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

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疆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賢。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

按秦反而後儀得行其說所謂獲君在儀寧渠能者 丙仲

此謂張儀雖相魏與楚劫之以事秦而未始訟言泛人者之失也。藉秦成而儀之說遂焜耀于世矣。

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捲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

○應○蘇○秦○何

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亾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

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

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于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亾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于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

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卽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臯。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爲

此語却是名言
用均

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

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音徒俱進躍也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跣跣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拔前跌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裊。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

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
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
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
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
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
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
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母，臣不
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秦。秦之所欲，莫如弱
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

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
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
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
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莫過齊者。大臣父
兄，殷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
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
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
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
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

齊恃諸國為蔽
故即挾諸國以
恐之然要之皆
飾詞耳儀于說
齊趙燕亦辭窮
矣文繁

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亾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亾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于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亾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

擯秦者趙為首
故儀之說趙獨
以秦所啣者恐
喝之

趙為從盟主故
儀說之與齊楚
異用脩

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于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

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于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

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于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于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于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弃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

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
大王之所親莫如趙管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
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
爲金斗音走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
曰卽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于是酒酣樂進
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
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
王之亾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
所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

言趙狼戾與言
蘓秦詐傷同蓋
正意無可說不
得不旁牽且燕
所持者趙故卽
以趙恐之與說
齊同意文索

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
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
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
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
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
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
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
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
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

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卽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叛。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

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

觀儀說六國其詞不窮卒以相終初所謂古尚在者有賴矣
九字

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隣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譽重爭

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于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管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弃軫。

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饗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

饗謂款令其
多事

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于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朞季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

子主謂楚王也

楚執珪。賚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弃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

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亾。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亾。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

借傳止也

犀首欲義渠君
勿援秦 用脩
擬馬箠也 行
糞箕也 中國
無事謂山東
諸侯不共攻
秦秦得燒焚
而侵掠也

此贊頗亦有與
秦而抑儀者
用均

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賚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弃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杆。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

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蘇秦張儀二傳併戰國縱橫游說之辭。適以傾亂人國。本不足觀。覽特其言利處。則諱其害言。

得處則蔽其失亦自有聳躍人處要之同自陰符中出

史記鈔附卷之四十一
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
列傳第十一。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
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間閭。顯名諸侯。重疆齊
楚。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
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
謀詐哉。

苞一作旅

與子義嘆長安
君同意 文繁
不特踈遯下淚
重人不能竟讀
瑞光

史記鈔附卷之四十一

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歛。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

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
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
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
歿。況於羈旅之臣乎。

每字俱以白起
冠於上固是文
法文繁

史記鈔卷之四十二

南拔鄆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為率破荆滅

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太史公次白起戰功始末如掌然讀未
及半而知其無死所矣豈必杜郵哉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

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

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

於伊闕斬晉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

起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明年白

叙戰功精嚴具
遷爵時換文法
是平陽世家樊
鄴傳所本 文案

起為大梁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
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
城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拔
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亾去郢東走徙陳秦
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
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
卯而虜三晉將斬晉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沈其
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
拔五城斬晉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

容為長平之戰案

絕之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
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韓必不可得為民
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
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
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
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
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
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蘭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
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

按太史公於平
原君傳論其利
今智昏者以此
以棟

王齕以下非起

本傳而附載者
以秦陰使白起
將故也

按據上黨民。四月，齧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奪西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亾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

韓信破成安君
兵法大略相同

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齧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

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
 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
 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
 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
 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
 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
 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為二王齧攻皮牢拔
 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
 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

此一說范睢忌
 白起之心不能
 不起矣

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
 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
 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于此矣今趙亡
 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
 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
 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
 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
 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
 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

次武安君與應侯有隙如畫
文格

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亾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歿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兵必矣不可

向晏之論甚當

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齧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亾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

起翦殺伐之慘
太史公西於傳
尾著餘悲

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快快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闕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

使荆軻爲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王賁擊荆。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起秦皇旣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

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伏後案於頻陽。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

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音龍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果代李信擊荆。荆聞

超距猶踴躍也

懈然後擊之

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兵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畧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

于傳末叙其後世之報以或曰客曰問答發明之叙事中兼議論亦一例也

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歿。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

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
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然
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坳身。及
孫王離爲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策書體韓公揚燕奇碑類如此應德

史記鈔附卷之四十二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
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
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
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
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太史公傳諸子多草。以其不得於諸子所自
為之說故也。

此傳錯用國策
語至其墓寫養
士而得養士之
效則太史公之
筆也

史記鈔卷之四十三

好客喜士。士歸於薛。為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
第十五。

予嘗有言曰讀孟嘗君傳能
令人好士而俯躬誠然誠然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
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
任職用事。與成侯客鄒忌及田忌齊列事將而救韓伐魏。成
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
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

此。前。不。過。叙。田
嬰。相。齊。之。事。封
薛。之。事。克。之。

召田忌以爲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明年。復與梁惠王會音銷甄。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卽位。卽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初。田嬰有子

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

此論似聞道者
文格

文之游俠自此始

遺所不知何人
因前問玄孫之
孫為何曰不能
知也故與言遺
之不能知之字
孫耳舊註
周均
以上持叙由文
所得為太子而
封于薛之始

舍棄家業厚
遇賓客

文字妙與蕭何
世家我字文法
似語非語不費
詞而事宛然

甚工
摹寫孟嘗好士

輟食客亦卻我
一飯以為去留
于田文廢毀何
有 免字

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為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

招致諸侯賓客。及亾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

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

抵謂觸冒而求之也

田文所賓禮者至千狗盜皆以客禮食之其取士亦陋矣然微此二人竟不脫於死當是時雖道德禮義之士無所用之然道德禮義之士當救之于未危亦無用此士也

子瞻

有狗盜即有雞鳴天下事無對諒哉 文潔 兩寫養客之效

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

及復有味

不自得者言
已遣之幾為
秦害故不自
安耳

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
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
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
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
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
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
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
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
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

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而借兵食於西
周蘇代為西周謂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
宛葉以北以疆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
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
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浹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
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
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疆韓魏其攻秦也欲王
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
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

許多利害教語
盡之 文宗

魏子馮驩豈一事而傳聞異耶
收謂收其國之租稅

養士之效乃至于此

代二說書併後
孟嘗遺書俱以
簡約勝戰國文
多如此蓋只據
口中所談者寫
之更不潤飾惟
夫說利害明悉
兼得語時情狀
便更覺奇峭反
加潤飾一等
文潔

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疆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

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到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人名周亾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之公子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

六又字三是子
字 文潔

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疆。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為功。挾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

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

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

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

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

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小結無所屬。齊襄王新立。

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為孟嘗君。諸

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作僑

聞孟嘗君好客。躡屩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

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

以下食客之事
與前所叙不相
屬。故別為疏之
于後

前草名言其
動把無物可
裝以小繩纏
之也
孟嘗君廚有
三列上各食
肉中各食魚
下各食菜

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
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綏彈其劍而
謔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
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
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
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
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
居朞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
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

令者不了想後案

猶還也 猶利也

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
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
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技能，宜
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
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
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
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
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
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

三遷舍及署收
債國策勝收債
事此勝 文潔

淋漓點畫甚妙

驩事與魏子事

相混

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

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

既叙焚券不及後免相就薛諸事殊少結局

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

又妙又妙

重前二語獨增二者似亦無闕短長 文繁

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為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

使人至境候秦使者欲驗其實也用均

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疆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疆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

讀至此。養客終是處聲。

驢言近人情矣。然非君子之交道也。允寧

大是妙喻。文繁

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日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

亡無也其中
市朝之中言
日暮物盡故
掉臂不顧也

傳未復申此一
段見孟嘗君所
以過客如故亦
一例也 玄超

此贊其好客美
刺並顯 用均

可見好士而無
所擇其禍至於
身沒百餘年而
不衰

一病夫而大開
得口其人固不
識毛薛在城中
而不識壁者在
里巷而不識李
同在傳舍而不
識毛遂在食客
而不識平原君
信徒豪舉耳
文潔

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
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
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
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
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
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
不虛矣

史記鈔卷之四十四

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
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

賓客賓客益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

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

臨民家民家有甃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

上臨見大笑之明日甃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

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賢士而賤

言腰曲而背
脛高也

有風神
平原君好士可
記者衆獨舉斬
美人一節此割
要領法

文以簡為工常
也此則不然
意象宛然固自
不厭 文繁

太史公摹寫好
士于孟嘗則曰
下坐于平原則
曰無以滿二十
人

妾也。臣不幸有罷癘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

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軟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

一說客亦自善
歲 應憲

叠用四先生字
與禮弓沐浴佩
玉句法同 用脩

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

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眾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

論不甚奇只是氣壯楚王遂為所奪 文繁

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眾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

錄錄隨從貌

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呂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

平原君返趙至絀公孫龍可刪克之

剡劑也

李同之謀若此
乃不在食客中
然則平原所失
獨毛遂耶

此至字正應上
皆未至字是針
線處以棟

先兩喚兩番一
應次一喚一應
後斷兩句斷之
甚頓挫有勢快
然暢然文潔

曰君不憂趙亾邪平原君曰趙亾則勝為虜何為
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
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
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
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
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
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
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歿之士三
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

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歿
封其父為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
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
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
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
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
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乃以君為親戚故
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
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

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

此傳全襲國策而前後布置少異

虞卿可見者只合從楚齊以搗秦一事

此段言不當媾秦

背秦所以得秦

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

縱橫之談妙盡
於此 應德

此段論鄭朱
媾秦不成

爭秦所以失秦

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賢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旣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

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

解其負擔而親自攻之

此段因趙郝以辨媾秦之不可

絕無觀語但說意而宛轉生續不窮勢極固使韓非諸誰如此

即媾齊結韓魏意克之

論衡之害如此明切而其主愚而不悟何也

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呂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

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弃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

私言私心也

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李康子從祖母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歿，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歿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歿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妒妻。故其言一

此段因樓緩以辨媾秦之不可

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春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疆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疆，怒乘趙之

至此說出齊未

轉折處愈見其
勁文索

應前制構者在
秦今若此則構
在于趙矣克之

前取秦攻今
得路是易道
也

突然插入魏齊
一段覺無根據
克之

弊瓜分之。趙且亾。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

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亾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

魏齊成後五年
秦始皇長平審
爾卿何得復與
媾秦之計耶
文宗

言在濁世為能
公子清世則否
矣褒貶在外
用脩

非窮愁不能著
書太史公亦固
以自見 以棟
末振翅有力

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呂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呂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歿。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

見白起傳

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鄲幾亾。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三君皆以封邑
系此獨曰公子
者蓋尊之以國
系也

三公之好士也
以自張也信陵
之好士也以存
魏也烏乎同
元美

史記鈔卷之四十五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為能
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信陵君是太史公曾中得意
人故本傳亦太史公得意文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
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范
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
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
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

公子為人一段
是一篇之綱領
而賢多客又此
段之綱領故傳
中賢字凡三見
客字凡廿四見
以棟

太史公品信陵
君養士處

余觀四公子中
獨信陵能得士
惜其不得于魏
王而竟以酒亡
也 克之

叙侯生事畢
如貫珠 應

叙公子禮侯生
及奪晉鄙兵救
趙事極有筆力

用修
令人能盡否
上坐已出讓出
不讓字更振
起有力 文

俾倪不正視
也
篇中多用公子
字亦是詞法

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
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
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
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
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
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
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
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
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

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
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
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
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
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
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
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
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
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

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羸之爲公子亦足矣羸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羸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羸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羸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

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

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

侯生之策善矣
其氣概不如毛遂克之

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

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

噍啗即啗啞也
啗狀其勇也
用均

侯生存趙之計亦奇矣顧以老不雅送而請自到以送公子不亦過哉以棟

公子曰晉鄙噍啗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到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眾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

國語叙越王伐吳所以遺恤軍士者亦此意但彼用數十百言此唯三句盡之而道勁不遺所以難也用切太史公詳處在信陵所以得士略處在秦兵所以部寫事情不遺微細而文特簡峻所以佳文繁

駁語總上起下

不可忘者以德報德也不可忘者庶幾子無施勞矣四豪之客若唐雎者其言之近理者歟季默

列傳

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韃矢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到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

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呂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

列傳

卷四十五

信陵君

六

使趙王不忍言
獻城此公子賢
處用脩

本領、作佩。
臯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
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爲
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畱趙。公
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
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
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
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
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
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

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
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
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
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
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
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
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畱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
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
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必賓

有洗髮

使平原君素禮
此二人則邯鄲
之厄必有上計
乃魏公子獨知
之先寧

信陵君諫書詳
魏世家

客進兵書而
穩名于公子
故世稱魏公
子兵法

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

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毀。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

以魏亡係本傳
見公子繫魏之
存亡 應德

贊語有感嘆于
諸公子中蓋有
取於信陵也

冷語有情 袁

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
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
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
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
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
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
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
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
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史記鈔卷之四十六

以身徇君。遂脫疆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

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

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

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

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

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

此傳前叙春申君以智能安楚而執封于吳後叙春申君以奸謀盜楚而身死棘門為天下笑模寫情事春申君殆兩截人太史公謂平原君利令智昏余於春申君亦云以棟

說秦昭王遣太子歸是春申美處克之

開口道破主意所謂急辭不得緩與逐客書同文潔

國策作文王武王之身是此曰莊王悞也丙仲要當作腰字解

秦接于齊則天下橫分為兩文潔

徙治於陳縣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歿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一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也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言極東西垂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

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柱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掠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

雖為楚說秦亦
是確論

沒利者為利所
沒弱易患者易
視後日之患不
預防也 用均
三江稱三浦亦
奇借無沾出者
用脩
引二國以過信
得敗正見韓魏
不可信而又不可

明指信字故讀
者未易詳耳

用均
趨、來往貌
獲得也

重世猶再世
也

慨切激蕩詞旨
悲婉不容聽者
不入也 用均

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
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
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
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
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
陵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
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
鑿臺之下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疆韓

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
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趨趨龜兔遇
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
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
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
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
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歿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
社稷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摺頤首身分離暴
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

天歷反

音說

謂秦

音拉

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
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亾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
故韓魏之不亾。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
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
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
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
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
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
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

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
畱。方與銓。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
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
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
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
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
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
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
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

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

西海至東海
皆秦地言橫
度國中東西
也
燕趙無齊楚二
句謂四國不得
相救也 丙仲

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傳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

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亾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

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春申君旣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

歌澤列四君獨
藉珠履三千一
節耳瑞光

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璫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 upper 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爲相。封爲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

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踈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爲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亾。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

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卽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賢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卽百歲

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賢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費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賢李園。園用事。李園

諺曰。利令智昏。
此與呂不韋事絕相類。故傳中並及之。克之。

既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王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卽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

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亾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

李園奸謀竟以制春申之命可謂其人弱哉

光寧

一時事偶相同
故嘆息及之
用均

說秦昭王不伐
楚而出身脫楚
太子于秦可謂
智能之士矣一
策不謹而卒歿
於李園之手與
嫪毐同惜夫有
朱英之謀而不
能用何必珠履
其客為也東坡

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結案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